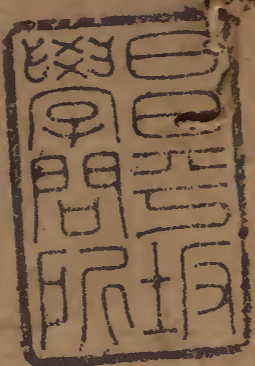


八大家

柳別文鈔  
一三三

書



			五	漢
		五	五	書
		六	四	門
三	七	〇	七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五	漢
〇		五	
函	三	四	書
九	三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	( 9 )
函號	360	64

九



柳柳州文鈔引

淺草文庫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  
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  
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  
古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而柳州則  
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  
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寥、抑

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纍欷者久之。再覽鈞鏞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啓三十三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二十首、釐爲十二卷。按柳州平淮雅與饒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予掇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歸安鹿門茅坤題。

柳柳州本傳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  
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  
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  
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  
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  
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  
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

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  
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  
又荒厲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  
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  
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  
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  
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答作賦自儆曰懲咎元和  
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  
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

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  
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  
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  
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  
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  
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  
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  
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  
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旣沒柳州人懷之託言降柳州

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目錄

第一卷

書六首

與李翰林建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顧十郎書

與裴墳書

第二卷

書五首

與太學諸生喜請闕留陽城司業書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答周君巢書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第二卷

書十三首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與友人論文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復杜溫夫書

答貢士廖有芳論文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答貢士沈起書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第四卷

書啓共九首

上李夷簡相公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呂恭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上西州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上襄陽李僕射獻唐雅詩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啓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第五卷

序傳共十七首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愚溪詩序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琛上人南遊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僧浩初序

序飲

序碁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第六卷

記十一首

柳文 目錄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永州新堂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第七卷

記十七首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鋤潭記

鈞鋤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永州萬石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永州鐵爐步志記

第八卷

論議辯共十四首

封建論

四維論

守道論

六逆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論語辯二篇

辯列子

辯文子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鷓冠子

第九卷

說贊雜著共八首

天說

觀八駿圖說

捕蛇者說

鷓說

說車贈楊誨之

伊尹五就桀贊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晉問

第十卷

雜著十首

乞巧文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憎王孫文

弔屈原文

三戒

謗譽

對賀者

愚溪對

設漁者對智伯

第十一卷

碑銘共十一首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箕子碑

武岡銘

覃季子墓銘

唐故中散大夫張公墓誌銘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天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箠郭師墓誌

第十二卷

墓版碣誄表狀祭文共九首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故御史周君碣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墓表

段太尉逸事狀

祭呂衡州溫文

又祭崔簡神樞歸上都文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目錄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柳州以後大較竝從  
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  
其爲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環詭跌宕  
譬之聽胡笳聞塞曲令人斷腸者也至其中所  
論文章處必本之乎道當與昌黎竝驅故錄其  
可誦者二十九首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  
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  
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  
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  
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  
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  
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

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  
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疖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  
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

子厚云固  
可悲亦可吊  
何其言之深  
百歲也



人生如白駒  
過隙不可不  
自惜

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  
累卽便耕田執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  
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  
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  
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  
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

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  
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馬裴  
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  
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  
之勉盡志慮輔成一主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寄許京兆孟容書

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  
 安書相參而氣似嗚咽蕭颯矣 予覽蘓子  
 瞻安置海外時詩文及復故人書殊自曠達  
 蓋由于瞻晚年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  
 相隔數倍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  
 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  
 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應中病魔極  
中情測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竄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  
 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  
 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  
 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  
 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隤兀事  
 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

既以犯公議  
又美事出為  
發節

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

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

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讐此必有指心同攻

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

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

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

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

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

此人字恐并  
自巳亦在其  
中

于厚輪服亦  
世所難

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  
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  
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  
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  
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  
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  
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  
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惕惕恐此事便  
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

哀痛  
及

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  
亾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  
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  
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  
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  
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  
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亾不可知皆付受

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  
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  
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  
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過婦翁者  
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  
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  
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

後古之濫垢  
蘇殺者以目

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  
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  
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  
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  
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  
擯歿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  
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渙  
恐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  
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

此則子厚末路一着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

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

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

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歸瑩域

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

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

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

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此等事眼前  
不得已遂頭

與楊京兆憑書

文不如前書而中所自爲嗚咽涕洟略相似  
故併錄之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  
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因  
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  
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頽嚮時  
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

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之而樂言之者有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君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



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

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以下答論文章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

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  
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  
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  
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  
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  
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  
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  
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  
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

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  
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  
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  
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  
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  
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  
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

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  
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  
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  
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  
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  
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  
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  
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

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竟哉中心之惘惘鬱結  
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  
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  
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  
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  
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  
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  
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  
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

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  
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  
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  
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  
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  
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  
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  
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  
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

與蕭翰林俛書

悲一笑令人破涕

思謙兄足下昨邴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  
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孰不安  
之勢乎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  
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  
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

柳文 卷三 十五  
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啍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三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自喜之旨以爲瑞  
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  
收召蒐鬼買土一鄠爲耕畦朝夕訶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  
焉宗元再拜

楊州刺史... 柳宗元... 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然亦愧朗...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 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 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 煦煦起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 且勢異則電滅颺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 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

與顧十郎書

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然亦愧朗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  
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  
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  
煦煦起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  
且勢異則電滅颺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  
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



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  
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  
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  
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壽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  
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  
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  
璫璫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洵湧不知  
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  
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  
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  
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旣乖謬  
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  
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  
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  
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  
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  
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

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

與裴墳書

亦自悲楚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講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

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  
 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  
 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  
 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  
 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  
 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大  
 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  
 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  
 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

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只孽核作稍近中幸致數百里之  
 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歟不恨矣金州  
 考績已久獨蕤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  
 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  
 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  
 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太句促滿駭一捨憂慄則  
 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京而報其書成其不  
存多悲涼也蓋世相  
平非當大寒人愈下  
類十四日普抄殘書  
此對天可之人不  
戰前言派文之非短  
其所以口平幸延殘  
里之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西陽城司業書

意氣淋漓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  
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  
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  
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

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  
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  
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喬土覃布美化  
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  
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  
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  
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  
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  
悃至願乞畱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忭

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  
覩聞乃今日聞而視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  
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  
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  
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  
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恟駭恒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  
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

豫思謂子厚  
此書意在疎  
勇諸生何以  
攬入故誦者  
之口

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  
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處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  
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  
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  
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爲來者  
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  
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  
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  
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一聖兩賢人

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  
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  
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  
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徵師尹  
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  
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  
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  
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石鍾乳者，天下之奇也。然其所以為奇者，以其出於石中，而為乳也。夫石之為物，堅而不可入也。然其間必有孔穴，而水入之，則化為乳。此其所以為奇也。然其所以為乳者，以其出於石中，而為乳也。夫石之為物，堅而不可入也。然其間必有孔穴，而水入之，則化為乳。此其所以為奇也。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全學李斯逐客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  
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蠱  
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  
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  
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  
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  
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極似固語文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  
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  
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  
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  
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  
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  
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  
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  
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

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

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

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

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

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

孿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

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

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

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

卯



飲其羊關轂而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太醫。西子之里惡而贖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吝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稚駘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唐荆川曰博喻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逕

柳文 卷二 五

與李睦州服氣書

文最工然篇末推牛一段似漫溷子厚每每  
文到縱橫時便露此態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  
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  
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沮然矚睠思有以已兄用斯  
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

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  
睨和糴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  
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擗堅鳴鍾鼓  
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  
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  
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  
人之苦言哉今愚甚陋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不可不  
提破

歎歎不可歎壽歎天歎康寧歎疾病歎若是者愚皆  
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  
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  
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  
譏譏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  
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  
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  
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  
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

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始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

讐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亦、自、國、語、變、來、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  
 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  
 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  
 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  
 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  
 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  
 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  
 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讐者失望而慄親者

得欲而怵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為兄饑  
 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  
 為鹹醢敖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  
 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  
 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氣味以即  
 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  
箴、收、拾、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  
張、大、詰、候、一、段、拒境以為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  
 甚



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  
 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  
 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  
 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  
 老其道壽矣為仙者只為一已長生不為切世間視世之亂  
 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  
 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

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  
 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  
 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  
 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  
 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  
 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  
 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  
 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  
 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首尾二千言如一線然強合乎道者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  
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  
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  
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  
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  
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



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

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

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眾人自眾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

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

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  
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馬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  
者未有一馬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  
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  
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  
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  
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  
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  
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

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  
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  
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  
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  
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則擾攘欲棄去  
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  
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  
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

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  
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  
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  
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  
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  
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  
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  
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  
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  
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已  
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  
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  
古道爲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  
爲而甘羅終軍此心來言中所指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  
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  
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  
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

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者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歿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

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楛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

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  
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  
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  
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  
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  
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  
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  
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  
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  
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  
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  
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  
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  
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  
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  
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  
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畱府庭旦暮走謁於大  
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

算羸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遑遑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

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按

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  
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  
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楸  
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  
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  
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  
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鋪決溪泉爲圃以  
給如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  
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  
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宰相來  
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  
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  
此宗元白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三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卷之三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子厚之文多雄辨而此篇尤其卓犖峭直處  
但太露氣岸不如昌黎渾涵文如貫珠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鞅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

固不檢下崔浩浩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怠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

韓書曰傳聞不同善惡頗隨人所見

韓書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

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

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  
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唐荆川曰提其原書辨處有顯有晦錯綜成

文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文自鏗鏘鼓舞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  
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  
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  
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其得太尉實跡參  
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  
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  
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

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後，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頽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畱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確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

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窺窮其書窺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

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者按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  
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  
謬不克卒業復於叵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註  
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  
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  
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  
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  
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

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况書中所陳皆孔氏大  
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  
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  
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况言貶息大  
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  
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  
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  
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  
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



精而事有不合况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  
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  
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  
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見州作陸先生墓表今  
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  
贊焉必同於孔距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  
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  
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蕪  
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  
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剏精竭慮  
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  
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  
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

代之下乎率皆縱曳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感勢窮  
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  
馬談之辯訥升降繫馬鑿之頗正好惡繫馬交之廣  
狹屈伸繫馬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  
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此肩屢跡大底生則  
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  
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  
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  
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扶其

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  
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  
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  
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  
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  
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棘  
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嘵嘵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

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  
 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  
 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此假而以僕年先吾  
 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  
 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  
 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  
 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  
 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  
 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

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  
 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  
 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  
 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  
 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  
 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  
 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釋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

吹怪而爲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子原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饒心研神者。而後之爲文者。特路剽富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倚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子故奮袂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疾焉耳。

向和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短牘亦自澹宕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  
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  
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  
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  
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  
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  
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





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馬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

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蠶蠟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

已矣宗元白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中多自矜亦自悲愴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

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  
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  
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  
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歐陽公書似柳子厚此書者爲多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  
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  
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  
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  
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  
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  
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

柳文 卷三  
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  
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  
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駉卒無所爲但  
趙起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  
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  
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已者如  
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  
勵足下不宣

答貢士沈起書

風神盎然特篇未猶似未了語  
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  
僕之撲駉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又覽  
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  
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取識  
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  
命猥承厚贖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  
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

于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于  
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  
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  
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  
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  
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  
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  
之言云又何訊馬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  
備還答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  
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  
志而屈已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  
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  
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  
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  
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  
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

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  
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  
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  
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  
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  
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  
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  
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  
爲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

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曠日閉口邪敬叔吾所信愛  
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  
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調其  
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  
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  
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  
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  
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  
出秀才右耶前已必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  
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  
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  
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  
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  
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  
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  
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

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  
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  
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  
不具宗元白

